

# 故乡记趣

■ 苏金鸿

在我的老家村北的洱海边有两株古榕树,据说古榕树已历经人世沧桑风雨数百年。古榕树苍劲的躯干,虬根错节,也许能佐证这一说法。古榕树后面有一座古老的大庙。庙门用古木雕凿而成,高大威严,与古榕树相映成趣。

古榕树前的洱海,澄澄碧波装点千古,如今依然碧绿如玉。古时的洱海名叫“叶榆泽”因形如人耳而得名。洱海的色彩和风韵,展现在水和月。水质清纯似乎与一个传说有着默契。据说,洱海的深水处生长着一株玉白菜,洱海也因此被誉为“玉洱”。传说终归是传说,但洱海水清碧如玉确是事实。月临洱海上空之际,一轮月亮落在了洱海之中,天海明月辉映对望,是为一绝。在洱海领略水和月的美丽,也就望到了故乡千百年来真面目的风景如画。

洱海中生长着芦苇、蒲草、水草、青菱等植物,春天一片葱郁,撑一叶扁舟,便可在其中穿行。浮萍正开着黄色的、紫色的小花,用手一路摘去,一束鲜花便在手中心馨香。最能让人怀想的一幕是在夏天摘菱角。洱海靠岸边的水域,密密麻麻尽是菱角的浮叶。只要将浅紫色的叶子掀开,一个个饱满的菱角便展现在眼前,摘一个水灵灵的菱角尝一

尝,新嫩可口,涩中有一股鲜味的甜香。将菱角摘一些带回家中煮熟,剥去坚硬的外壳,便可吃到美味的菱角肉。这种美食纯粹是一种人生的享受。

有雅兴还可在洱海里钓鱼。在芦苇或蒲草茂密的浅湾,用水镰刀割一处下钓饵的地方,将上了蚯蚓的鱼钩往里一放,不大一会儿就能钓到几尾鲫鱼。洱海里的鲫鱼有着油亮的鱼鳞甲,绝不是瘦骨嶙峋的模样。一天下来,定然满载而归。这是大自然的赐予,也是生活中的乐趣。

故乡东有洱海西有苍山。苍山是云岭山脉南部的主岭,有十九座山峰。苍山最高峰终年积雪,常年不化。苍山上百草丰茂,山花烂漫,松涛响处,常有清泉潺潺。世界闻名的大理石产自苍山腹地,图案令世人惊叹不已。苍山的十八溪水注入洱海,白练似的山泉,叮咚有声,神奇而美丽。

故乡的仲夏,随身带上一本闲书,悠悠然独自一人去了居室后山的栗树林中,听蝉去了。

未入栗树林,先闻传得很远的蝉声。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蝉声顺着峡谷中流出的溪水一路而来。驻足听之,水声、蝉声、鸟声,在耳畔鸣唱,如吟一首古韵唐诗,在心的谷地溅起久

远的回声。

轻步走入栗树林,安坐于林下。听友人说过,若让烦躁的心绪有一刻安宁,最好是闭上双眼,静静听蝉鸣歌吟。我如法炮制,闭目养神之际,让蝉声声声入耳。果然,不到一刻,我已心静如参禅。人活在世上,要做的事情很多,获得荣誉的同时也会遇到许多烦恼和忧愁。纷扰的人世,难得有安静的属于自我的时候,哪怕只是一刻。走近大自然,让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心理调整好了,才能在求生存的环境中更好地搏击。听蝉鸣也是一种人性的回归,就如静处独思的我,在蝉鸣美妙的歌唱声中,宠辱皆忘,倾心自然,心若止水。

听蝉鸣中,我发现蝉的鸣唱并不是千篇一律的翻板,只要认真倾听,会听出一些名堂来,要相信,蝉是有自己的“语言”的。有的蝉鸣叫得较兴奋,音调中含有愉快和欢乐;有的蝉鸣叫得较低沉,音调中含有隐忧和无奈。即使是同一只蝉,发出的叫声中,声频信号长短高低都不是有规则的,即使是落音的一声,也会有别于其它的节拍。太阳光的强弱,往往也会影响蝉的鸣叫。有云遮了阳光或阳光直射都会使蝉的鸣叫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

我带去的书,只是随便翻翻,而听蝉鸣,我是刻意的。我想,夏日的鸣蝉,是一种平和安静的声音。一只蝉尚且在属于自己的短短的一个月的阳光中不停地歌唱,哪怕最后一刻也绝不放弃歌唱的权利。人生本无常,生命也短暂,浮名虚幻,事业长存,永恒的创造才是人生的幸福之境。

花开得如同火把般燃烧的是火把树。故乡的火把树,也是很美的。微风一吹,摇曳的花团锦簇着挺立的树干,燃烧出仲夏的热烈,也燃烧出了人生火红的岁月。

一朵朵细碎的花,瓣型非常特别,小小的裂凹,隐藏着血红的经脉。明丽、漂亮、红艳艳的,有如红烛的火焰,明亮足下的土地。

火把树,象征高贵与热情。在庭院的一角,托起一面火红的旗帜,猎猎的声音,听得见奔腾的马蹄和激越的歌声。只要相信自己能成功,敢于去爱,敢于去大胆追求,敢于付出火一般的情怀,就一定会活得潇洒。就像眼下这开得风风火火的火把树,如果不把握季节,不孕育繁花,怎能开出一个精彩美妙的世界?

诗人艾青有这样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

地爱得深沉。”没有真爱,就不会有收获。火把树扎根在泥土之中,送走秋天、冬天,迎来春天,然后在夏天里开出季节的美丽,这就是把握机遇,把握属于我自己的那一块天空和大地,以及开放的权利。人生在世,也应当如此,不怨天尤人,为生活付出艰辛定会有回报。即使最后不能达到目标,只要奋斗过,努力过,就不要有丝毫追悔。怕就怕明知实现理想有千难万难,却不去抗击,不去拼搏,这样的人人生必定是灰色的人生。一个人的追求并不一定能实现,重要的是追求目标的过程。火把树给予我的启迪,值得常常重温。

夏天,是流着火的季节。生命,在夏天里勃勃生长。

夏天的火把树,燃起全新的感觉,温情中的恬静,默默地点燃每一颗亮晶晶的心灵。

远离故乡的游子,对苍山洱海的向往和怀念之情,无法深埋心底,因为,树高万丈也有叶落归根的一天。而有幸长居于青山秀水之间,则是一种幸福的造化。

这就是割不断的缘和根,在人们的心中,这种美丽的亲情,终会生长为难以离弃的乡愁。

“别处请不来,院里就你最合适。你是大理师范毕业。”李桂科恳切地说。

“我怕教不好,师范毕业就没教过书。再说了,怎么教书我都忘了,字也记不得几个啦!”王仲元说。

李桂科说:“没事,我也当过民办教师,咱们互相商量着教。”

“李医生,你真要我教?”王仲元眼睛鼓鼓地瞪着他。

“王老师,你不教谁教?”李桂科反问。

李桂科指着场院里跑来跑去玩耍的孩子们说:“你看,他们多可爱啊! 如果没有文化,他们长大后该咋整呢?”

王仲元若有所思地看着天空,沉默不语。

“你们过来,9月1号王老师就给你们上课了。你们叫一声王老师!”李桂科笑眯眯地喊道。

正在玩耍的小孩们跑过来,齐刷刷地站成一排,恭敬地喊道:“王老师好!”

王仲元被逗笑了,他说:“同学们,9月1号我们就开学!”

孩子们欢欣鼓舞:“我们开学了,我们开学了!”欢快的童声回荡在山间。

王仲元教书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事实上,他也不辱使命。

王仲元生于1938年4月,2010年11月去世。他老家住三营镇三营街。他于1979年3月入院治疗,1990年9月治愈。

王仲元从1996年9月开始任教,直到2007年8月,最后一名学生毕业。

办学之初,有十四名学生。教材不够,几个学生共用一套。经过李桂科的争取,县新华书店给予照顾。小学二年级时,孩子们用上了新教材。学校实行复式教学,教师只有王仲元。王仲元养牛不足,李桂科还随时给他“充电”,不断鼓励他、赞扬他,使他不断增强信心。李桂科有空,也拾起他的老本行,给学生们上几节课。这时“李叔叔”就成了李老师。

连载 63

## 目录 | 紫箫

你一页  
他一页  
文字注释着各自的悲欢  
有人选择忽视  
难得糊涂是一种智慧

有人将故事标上字符  
一寸寸来推算  
开场与落幕的时间  
小生几时遇上旦角  
那个你爱了又恨的人  
如何消失在人海

人生是一场折子戏  
起起落落都有安排  
至于结局  
其实都一样  
读着读着  
新书也就翻成了古籍

## 苍山树影 | 半个月亮

暮色漫过苍山的肩时  
树影正把根须扎进余晖里  
像一幅晕染的小写意  
淡化松针的锋芒  
柏枝的软语

它是另一片沉默的苍山  
驮着落日的金辉  
流云的碎羽  
孤单如崖边的枯藤  
独立若石缝的旱金莲  
在风里静立

说不清是昨日的雾  
漫过树影的脚踝  
漫过松针铺就的小径  
还是此刻的星  
刚落进树影的掌心  
落进山涧的琴音

晚风拂过草叶的轻响  
惊起树影里的几只归鸟  
摇晃着与自己的影子相拥  
像我站在山脚下  
与苍山的暮色  
久久对视

树影留在青石阶上  
被月光慢慢擦亮  
一端系着山巅的积雪  
一端连着山下的灯火  
而我站在那里  
与另一个自己  
默然欢喜

## 冬 晨 | 字加华

山谷里升腾的云雾  
怀揣无尽的浪漫情结  
与寒气起舞  
曼妙出如梦的幻象  
冬天的秘密  
隐藏在奇幻的山水里  
田野铺满白霜  
树静 风不语  
偶有寒鸦飞过围栏外的树梢  
云层太厚  
喷薄的阳光隐身在浓雾里  
忽明忽暗

转瞬之间  
云开雾散  
远处山头的风车  
飞转出金光四射的向往  
一束光  
刺痛我冰封的心潮

## 一树海棠

■ 张美华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脑海中冒出李清照先生的词句时,我正站在一棵海棠树前。

眼前的海棠树正在开花。淡粉色的清丽小花散落在枝叶间,绿粉相间,仔细一看,绿叶繁茂,而花儿因为花瓣薄如蝉翼、花蕊纤巧,看上去清瘦内敛,果真是绿肥红瘦呢。

注意到这株海棠树纯属偶然。在小区高大的楼房一隅,这株海棠树和粗壮的海藻、棕榈、红花檵木等一众绿植一起威武生长。每次路过,我总是有意无意地看到海藻的粗壮,棕榈的高挺,红花檵木开出的细丝带一般的红花,而这株海棠,虽然也枝繁叶茂,却默默地藏匿在角落,毫不起眼。直到有一天,平平无奇的树开了花,那小蝴蝶一般轻盈的花儿把我的目光牢牢黏住,我凑近一看,才发现这竟是一棵海棠树。

小时候,家里有过一棵海棠树,长在院墙一角。每到三四月份就会开花,不过,那个时节开花的草木委实太多,房前屋后,田边地角到处都是野花野草,蔷薇花艳丽多姿、首蓿花紫色梦幻、鼠曲草金黄俏丽、牵牛花轻盈明媚,可谓乱花迷人眼,这清水芙蓉一般的海棠花自然就成了院子里的一个小透明。

直到海棠果成熟,圆润丰腴的树冠墨绿如云,其间星星点点镶嵌着一颗颗黄里透红的圆形果子,果子与小伙伴们喜欢玩的玻璃弹珠一般大小,晶莹剔透。风一吹,海棠树就抖动满怀的红宝石,簌簌作响。

## 家乡的冬天

■ 星儿

家乡的冬天就像一部意味深长的书,让你越读越有味,越看越爱不释手。

家乡的冬天,就像春夏一样说来就来。在我们还没有察觉时,它已经悄然而至,像往常一样在洁白的霜花间跟大家问好,还一往情深地给家乡的山山水水、草草叶叶披上一件银色的外衣,太阳一出来,瞬间就熠熠生辉,美不胜收,让人情不自禁地爱上这美丽微冷的冬天。

家乡冬天的出场方式很多,在早晨的零度亲吻里,我就感受到它的赤诚,不管你欢不欢迎,它都热情地拥抱你,使你时不时地颤栗。有时我想勇敢地跟它握一下手,可一接触到它的冰冷,我又胆怯地退缩了。

家乡的冬天还喜欢停在小孩子娇嫩的脸上,看着穿得像笨笨熊的小孩跑来跑去,他们的欢笑声似乎感染了冬天,冬天也高兴地和孩子相拥,把孩子的脸亲吻得紫红紫红的。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是家乡冬日情趣的写照。从古到今,火炉在冬天缺一不可的,说着笑着的人们坐在红红的火炉周围,吃着烤香的食物和散发热气的酥油茶,或者低唱浅斟地小酌一杯。在家乡

的冬天,你会经常看到这样乐乐陶陶的温馨画面。

菜园里也能找到冬的模样。小葱,白菜,青菜,蒜苗,韭菜……都有一层薄薄的霜,这是冬天送给人们保鲜食物的好方法,被霜打过的蔬菜味道鲜美无比。

火锅是冬天必备的神器,冬天来了,一家人或朋友聚在一起,吃着滚烫的火锅,一团一团的热气弥漫期间,一幅家人围坐、灯火可亲的画卷就在眼前徐徐展开。

家乡的冬天还藏在田野里,小麦打着卷儿,豆苗罩着霜,好像一点都不怕冷,一出生就是享受冬霜的爱抚和呵护……

家乡冬天仿佛一幅天然绝美的山水画。早晨,所有的村庄和远山都轻纱环绕,若隐若现,远远眺望每一个镜头里都是人间仙境。中午,阳光照到每一个角落,山水画变得明朗清晰。傍晚,太阳早早地躲进山里,余晖又把山川渲染得瑰丽多姿、妩媚动人。

家乡的冬天这部隽永深厚的书,它把生活的每一处都写进自己的故事里,让你无时无刻不看到它,欣赏它。

这就是家乡的冬天,不辜负所有生命的冬天。



1993年9月1日,洱源县山石屏疗养院小学开学了,大大小小一个班,后来大的升高一级,小的又来读,只能开展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就是不同年级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由同一个老师教学,采取课堂授课与自动作业相结合的方式,教师辛苦,要备好几个年级的课,学生也难,边做作业还得排除干扰。老师就在旁边给别的年级上课。

首任教师就是麻风康复者赵凤祥,他老家在右所镇团结村委会波中村,初中学历。他于1961年3月到山石屏麻风院,1986年10月治愈。1993年9月,他成了洱源县山石屏疗养院小学的首任教师。他授课以识字为主,大多时间是晚上。

1995年11月17日,赵凤祥老师辞世,学校暂时停办。既然办学,就不能半途而废。李桂科又动员麻风康复者王仲元当教师。王仲元早年毕业于大理师范,得病前在洱源县畜牧局任职。他在外还有家庭,有子女。治愈后却没有回去上班,只是偶尔回家看看。

我问李桂科:“王仲元治愈后是不是可以回去上班?”

李桂科说:“当然可以嘛! 治疗期间单位还有病休工资。”

“那他为什么不回去?”问过这个话题,我有些后悔,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